

盛熙明“游息”普陀山

□伍大福 孙炯阳

盛熙明，生卒年不详，元代色目人，祖居西域曲先（今新疆库车），后随蒙元内迁，占籍南昌。元末大乱，熙明晚年因病退寓四明盘谷，交游各族文人僧道，当时颇为知名。他著述颇丰，但诗文大多散佚，唯余少数篇什，其所著《法书考》《图画考》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，常为专门家所称道，多有载录。熙明也是第一部普陀山志《补陀洛迦山传》（后文凡引自此书者均不加注）的作者。与熙明相关的资料佚失严重，当代学者于其生平资料及著述搜罗研究殆尽，但熙明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写了多少内容？熙明是如何编撰普陀山第一部志书的？大多语焉不详，或有曲解。我们尝试作进一步申述发明，就教于方家。...



一、盛熙明退寓四明考

明代初叶，距离盛熙明生活的元末近百年，翰林院学士吕原（1418—1462）言：元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、江南经略从事官盛熙明（明代杨寔纂修《宁波郡志》卷之九《寺观考》中收录盛熙明之《重修桥道事迹记》“后跋”）。何谓“江南经略”？这条说法是否可信呢？《元史》卷九十二《志》第四十一（下）《百官（八）》云：

经略使。至正十八年九月初六日，命经略使问民疾苦，招谕叛逆，果有怙终不悛，总督一应大小官吏，治兵戡粟，精练士卒，审用成算，申明纪律。先定江西、湖广、江浙、福建诸处，并力犄角，务收平复之效，不尚屠戮之威。江南各省民义，忠君亲上，姓名不能上达者，优加抚存，量才除授，控以官爵。旌表孝子顺孙、义夫节妇、高年耆德，常令有司存恤寡孤独。选官二员为经略使参谋官，辟名士一人掌篆牍。设行军司马一员，秩正五品，掌军律。

可见，“经略使”是临时设置的应急官员。《元史》卷一百九十六《列传》第八十三《忠义四》“普颜不花”云：“十八年，诏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同经略江南。”顺帝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，陈友谅几乎攻占了江西全境，大江以南形势危急，中书参政普颜不花受诏出任江南经略使。熙明先在朝廷为官，后到地方任职，可能原本为“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”，又是“名士”，自然就被辟为“江南经略从事官”，但熙明“顷因谢病，偶在海滨”，似乎受诏而因病未赴任，于是离开战事纷扰的江西，退寓四明盘谷——当时浙东是方国珍的势力范围，方国珍接受了朱元璋和元廷的官职，两边示好，相对比较安稳。由于“经略使”非常设官，吕原应该是有所依据才这样说的，因此，“江南经略从事官盛熙明”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。

熙明寓居四明后，应人之请写的《重修桥道事迹记》云：“四明，僻在海隅。……近岁，兵兴，是邦控海道，当浙右之要冲，请司徒公以行省平章分镇。……左右司郎中张君本仁，请司徒公，……余适游雪窦……”“司徒公”即方国珍，而方国珍接受元廷“江浙行省平章”封职在1359年10月，则该文当写于此时。盘谷在今宁波市鄞州区三塘村，靠近天童寺和阿育王寺，熙明居盘谷后，出入各寺院，与浙东文人也是方国珍的一些僚佐交往，如刘仁本、张本仁等，同时教授生徒，如叶芝等。刘仁本《三秀斋为宁海叶芝赋》：原注：芝，宋丞相西涧公之后，从盛熙明读书鄞海上。

小仙筑馆近蓬莱，九叶青芝秀色开。紫盖霞光浮玉宇，金茎露气湿平台。读书还作人间瑞，采药曾从海上回。却爱灵源出西涧，至今流水不生苔。

刘仁本是元末进士乙科出身，为方国珍的得力僚佐，其《癸卯新正次盛熙明见寄韵二首》云：“乾坤补报百无一，岁月推移五十三。”癸卯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，由此可知刘仁本约生于1311年。忠于元廷，他和熙明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，短短五年中，其《羽庭集》中涉及熙明的诗多达12首，且多为次韵七律，可见二人确为知己，这也表明熙明确实能诗，擅长七律，可惜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刘仁本的次韵诗，熙明的原诗难以寻觅。

叶芝，是元代台州路宁海县人，南宋名相叶梦鼎（1200—1279，号西涧）的后人，熙明来浙东后，其居所可能就是“三秀斋”，叶芝追随熙明在海边读书。由于刘仁本《羽庭集》中的诗非按年编排，《三秀斋为宁海叶芝赋》写作具体时间难以确定，大约在1358年或1359年。该诗前四句写三秀斋的环境，不染尘俗；接着两句写居住者的活动，主要是读书采药，最后点明叶芝是叶梦鼎的后人，品行高洁，也可见熙明和叶芝师承相得。

要之，盛熙明于1358年因病退寓四明盘谷，其主要友人是刘仁本和学生叶芝等。



二、盛熙明的普陀山之念

盛熙明“自乃祖乃父，生居西域，世与佛邻，善诵佛书，深达梵语”（屠隆《补陀洛伽山志》卷二刘仁本“题志”语），寓居四明盘谷，临近寺院，交游僧道，于是“屡有邀余同游普陀山者”，但熙明“心窃疑之，不果往也”。然而，在一次梦觉后，熙明打消了“游普陀山”的疑虑。“一夕，忽梦有人谓曰：《经》不云乎？菩萨‘善应诸方所’，盖众生信心之所向，即菩萨应身之所在，犹掘井见泉，然泉无不在；况此洞，神变自在，灵迹夙著，非可以凡情度也。既觉而叹曰：嗟夫！诸佛住处，名常寂光，遍周沙界，本绝思议，何往而非菩萨之境界哉？断无疑矣。”另外一件观音显灵之事坚定了熙明游普陀山的想法。

武林西山上天竺寺，自昔相传，海上浮香木现光满，因刻为观自在菩萨像，多现祥异，士民归向，自春至冬，

焚香叩礼，雨旸急难，感应如响，积有年矣。至正二十年庚子，杭城荐罹兵燹，西山祠宇尽毁，圣像不知所在，众共追慕。丞相大尉开府康里公，出金旁求，乃于草莽中得之。遂卜日，斋戒徒跣，率僚佐士庶，自北关恭迎圣像，安奉于今丞相公所建清平山之西天寺中。时圣像上，大放光明，照耀云汉，分为三道：其一，运属东方，若向补陀山者；其一，属上天竺寺；其一，属属今西天寺。一时咸睹，益加敬仰焉。

至正二十年庚子，即1360年，康里人达识帖睦迓为江浙行省左丞相，当年八月加大尉兼知江浙行枢密院事，找到遗失的观音圣像，重新安奉时，其一束光指向东方的补陀山，使熙明对补陀山“益加敬仰”。看来，熙明的补陀山之行应该在1360年8月之后。

三、盛熙明的普陀山之行

盛熙明的普陀山之行到底如何呢？这要从其《补陀洛迦山传》说起。

《补陀洛迦山传》现存于《大藏经》中，除了熙明的题辞外，有七篇。前人已指出“原仅五篇，其王勃《观音赞》、名贤诗咏，皆元释所附益者”，也就是说，前五篇《自在功德品第一》《洞宇封域品第二》《应感祥瑞品第三》《兴建沿革品第四》《附录第五》为熙明原作，而《观音大士赞第六》《名贤诗咏第七》是元代僧人后来附加上的，这恐怕也不确，《名贤诗咏》最后一首偈赞的时间是洪武乙亥（1395年），这表明明初僧人也有所补充。好在前五篇熙明原作保存完整，《附录第五》的落款是“至正辛丑岁四月望，寓四明之盘谷，玄一道人盛熙明记”，至正辛丑是1361年，其实《附录第五》也是熙明后来添加上去的，熙明开始只完成了四篇，这由刘仁本的题志可知。

刘仁本应普陀山住山僧人之请，为《补陀洛迦山传》题写了一篇“志”，大约相当于“后记”，其中说道：“龟兹盛熙明氏，既来游息者，即其事作为小传梓行。中具四品：其第一品，以梵语译华言，言菩萨功德也；其第二品，以山川地理言，言奇踪胜概也；至于三、四，则以历代官民祈吁灵异感应，与夫今朝之祝厘赞予言，言所崇信庄严也。”可知，刘仁本所看到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只有四篇，他所说的“游息”二字值得玩味，这说明熙明不仅来普陀山“游”，而且在普陀山“息”，那么熙明在普陀山“息”了多长时间呢？

熙明手里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是五篇，多了一篇《附录第五》。刘仁本所见到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是四篇，请刘仁本题志的住山僧人上人，即《补陀洛迦山传》第四篇《兴建沿革品》最后提及的“所庵睿”，这位僧人法号某睿，字所庵，某为行辈字，省略了。这两个版本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是什么关系呢？这就不能不说到熙明在游普陀山时写的两首诗，此两首诗最早收在《大藏经》中的《补陀洛迦山传》第七篇《名贤诗咏》：

缥缈蓬莱未足夸，海峰孤绝更无加。入门已到三摩地，携手同游千步沙。碧玉镜开金菡萏，珊瑚树宿白频迦。殷勤童子能招隐，共采芝英和紫霞。惊起东华尘土梦，沧洲到处即为家。山人自种三珠树，天使长乘八月槎。梅福留丹赤如橘，安期送枣大于瓜。金仙对面无言说，春满幽岩小白花。

丘兹盛熙明时因秩八叶芝同游

这两首七律或被怀疑非熙明所作，但从落款来看，一般是地名加作者名，独这两首诗多出“时因秩八叶芝同游”一行字，此行字应该是原诗所固有；如果这两首诗非熙明所作，录入者大概不会加上这行字。那么，这行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前文已说过，叶芝是追随熙明读书的年轻学子，“秩八”乃“八秩”的倒文，即十八岁，“图”是“谋划、反复考虑”的意思，这说明熙明对于游普陀山这件事非常重视，和年方十八岁的学生叶芝反复商量，大概熙明自知年高多病，决定邀请自己的学生叶芝同游普陀山。熙明和叶芝去了普陀山，不是立即返回，而是在普陀山“息”了一段时间，“身亲炙之”

（刘仁本“志”语）。

结合诗意和前文所述，熙明和叶芝二人结伴大概在1360年的秋天（当年八月或稍后）来到普陀山。第一首叙写初到普陀山的所行所观所感。熙明对普陀山仰慕已久，为游普陀山作了充分的攻略，“今小白华山，距四明不远，为圣贤托迹之地。石林水府，神光瑞像，虽在惊涛骇浪之间，航海乘风，刻日可至”，秋天西风盛行，从宁波港口出发，乘风航海，大概当天下午他们到达普陀山。当普陀山映入眼帘时，熙明赞不绝口，誉之为“缥缈蓬莱”“海峰孤绝”；舍舟上岛，先到三摩地，“三摩地，在寺西偏，登山由此。有亭，曰板桥，嘉木森秀，清泉甘冽，乱石错出，有耸立者、踞伏者，诡奇万状”；他们没有急于登山，而是沿着山的边缘行走，路不太好，熙明多病体弱（经常采药），叶芝就握着老师的手，到了千步沙，“自饥饱岭循山而行于千步沙，潮声吼激，喷雪连山，耳目奇甚”（周应宾《重修普陀山志》卷二）。然后他们登上山顶，俯瞰大海，大海如同“碧玉镜”，而散落在普陀山附近的小岛植被秋染，沐浴落日的余晖，如同金黄的莲花；身边的树木挂满红色的果实，如同粒粒珊瑚珠，“山气日夕佳”，那归林的飞鸟恐怕就是佛经中的妙音神鸟迦陵频伽吧。勤快的童子，采瑞草，披晚霞，带领我们去歇息。这样，熙明和叶芝就在普陀山暂住下来，接待他们的正是住山僧所庵睿上人。

熙明息住普陀山，“恭叩灵躅，旁搜经籍，首集自在之功德，继考洞宇之胜概，若夫由心所见，光景斯彰，因缘有时，唐塔兴建，具载于篇”，完成《补陀洛迦山传》四篇。“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”，何况普陀山冬天不太冷，不知不觉间，几个月过去，冬去春来，山上开满小白花了。《补陀洛迦山传》被抄写两本，一本留在普陀山所庵和尚手里，一本熙明带在身边。离别普陀山之际，熙明写了第二首诗。诗中“沧州”指普陀山，熙明在普陀山住了几个月，梦里回到了曾经朝中为官的岁月，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尘世中人；“山人”指普陀山中修行的人，他们在梵修，种下的树也成了神树；“天使”大概指朝廷派来的使者，乘着八月西风，颁赐封爵，累代不绝，熙明曾经朝中为官，又忠于元廷，自称“天使”亦无可。普陀山作为禅修佛地，与世俗皇朝并行不悖，相互成就。熙明不禁想到普陀山从前是道家的修仙福地，梅福和安期生的传说，至今犹存；“金仙”指佛，普陀山如今成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，佛菩萨与道教神仙，置身于小白花丛中，满面含春，相对无言，一派祥和。

熙明乘着东风，扬帆快驶，一日即回盘谷。回来后，四月望日，初夏时节，熙明又为《补陀洛迦山传》添加了《附录第五》，把自己所了解的大陆上观音显灵之事记录下来，大约这样他才感到具足完满了。

盛熙明“游息”普陀山，不仅编撰了第一部普陀山志书，也开启了浙东海上诗路的佛禅篇章。从西域内陆到东海佛岛，盛熙明的履历与撰述正是中华文化交融和合精神的一个表征。我们力图还原盛熙明普陀山之旅的历史细节，以期更好地发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。

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
本版摄影 沈汝汝